

內賜

戀愍錄

六

廿九

卷之三

辰巳錄

辛酉歲次



有旨抵受後馳 啓賊勢及防禦形止狀

二月十日後

二月十七日同副承旨成貼有旨書狀臣在東坡
祗受自天兵退駐開城京都咫尺尚未克復痛憤欲
死臣實欲憑仗天威督合諸陣以為進退之計而
適於幸州之戰我軍大捷賊氣愈衰此正可乘之機
而不意權慄聞賊欲再犯之言遽為移陣於坡州忠
清監司許頃建義副將曹大坤皆以本道空虛賊勢

方憲亦相繼駐兵於安城稷山之間其他義兵等皆因軍糧之絕乍聚乍散諸處把截之事一擇虛疎事無可為連日祈恩於在此天將而托言當出萬全不肯進兵尤為痛悶賊氣大抵衰減我軍若能連營漸逼大作形勢分遣銳卒屢屢攻勦使賊驟然不安則必為棄城逃走而非徒軍律久解人各異心猝難驅策而大患尤在於無食固知所處

料理軍餉狀三月五日

前月十九日右副承旨成貼李提督雖已退駐而南方炮手數萬今方出來以此意曉諭人民使之鎮定

其心第加措運糧草善待天兵母致缺之事有旨二十四日右副承旨成貼今見李德馨等書奏李提督今將前進前頭糧餉馬草卿其極意措備母致缺乏以待事有旨書狀臣並在東坡極受當初天兵乘破竹之勢鼓行而進遠近之民咸謂京都指日可復其未死亡者稍稍還集不意大軍一退人心失望驚懼無復固意臣亦為此留駐東坡曉諭人民略以些少皮穀分賑饑民而心勞事拙百計狼狽目前慘酷之狀則飢餓民生提挈老少聞臣在此庶望救活日日來集者無慮千百而無穀可濟重以近日

風雨大作枕藉而死者日或八九拊膺焦心無可如何春耕斂種尚未入土環顧四方蕩無儲穀之處魚聚涸轍不日將糜爛無餘極為痛迫天兵支待糧餉則除已散給外時方見在之數米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豆七千一百一十三石米則稍優而豆甚不足然大兵登時進到猶可支吾而今既曠日持久此處坐食之軍亦廣如李營所率及高彥伯曹好益之軍皆為仰給於此今又鄭希玄朴名賢之軍來到連川亦告乏糧臣欲令退去則京賊猶熾欲令仍留則糧無可辦之路事之難處至於如此臣之初意則

欲以忠清全羅舟運之穀益以唐糧數萬餘石支給天兵至於京畿江原道零瑣收合之穀則不足以補天兵一日之需而竭取無餘則軍糧民食皆無所出故欲稍留羸餘以備本處之需不意天兵久留戶曹及運糧之官急於目前之窘京畿各官所儲及江原道鐵原安峽伊川等邑所儲幾盡取來無復餘穀今天兵未易前進而我兵舉皆饑困不能成軍此處楊州高陽交河等邑之民經年與賊交戰頗皆精銳近日高彥伯所率捕賊者皆是此軍若得萬餘石之穀則數千精兵可以立聚其於討賊必有其

效而頓無辦糧之策其將奈何傳聞宋經略已到義州等處未知進兵之期的在何日大抵唐糧三四萬石來到此處然後可無狼狽之患

論京城賊勢且節制諸將各有統屬處處截邀仍乞請宋經略送南方精卒于忠清等道使先勦滅漢江以南屯守之賊以斷賊歸路

狀癸巳三月五日

城中賊勢則諸處體探之人逐日來告而所言不一惟高彥伯之軍皆是京城楊州等處之人故其所哨探之辭頗得其實又據逃回人供招大槩京中賊勢

近日多數聚會當初天兵始到之日賊兵甚少自肅清門藏義門東小門皆無守城之賊北邊蕩然空虛只有南邊一帶以及山頭有賊而甚為稀疎又於幸州之敗死者太半今則北賊盡入京城原州之賊亦為來聚城中如興德洞柏子亭洞等處賊兵皆屯守自南大門以及慕華館近處賊陣連絡龍山倉則平壤敗歸之後設城屯據漢江亦有賊陣橫結浮橋以相通行而沙平院穿峴一路賊兵亦多出沒焚蕩臣以此未嘗不痛恨於天將之一失機會使至於難圖也臣每念用兵制勝惟當先得形勢而已形勢既

得則雖弱可以制強今賊既屯據京邑憑恃險阻而龍山等倉尚有餘穀主客勞逸之形懸然不同如非天兵大勢進剿則我兵難以輕進也但賊兵千里連屯自漢江以南直至慶尚道孤軍深入而左右皆有我軍若能約束諸慶官義之兵先擊道路往來之賊使首尾斷絕則京城之賊雖以鐵為城不得不動矣伺其遁歸之際從後追擊可以全勝而我國將士一無致力之人至於義兵自京畿以及忠清道無慮五十餘將而不受節制於官軍判渡垂離日就散亡勢難有為而官軍則其數亦少率皆拱手旁觀一不下

手人有問之則必曰姑待唐兵極為痛心臣方頗為
節制各以近處之軍分屬武將使有統屬如楊州加
平坡州長湍豐德高陽交河抱川積城朔寧漣川永
平之軍則屬於高彥伯使之勦截京城東北及碧蹄
迎曙等處之賊利川驪州楊根砥平陰竹陽智等邑
之軍及召募使之俞大進義兵將李軼等軍屬於助防
將邊雍皇使之勦捕竹陽智金亮等處之賊廣州
龍仁果川及義兵將金琢等軍屬於廣州牧使李箕
賓勦捕沙平院穿峴龍仁等處之賊金羅兵使宣居
怡在兗城故使之節制通津金浦陽川衿川安山水

原南陽振威陽城安城之軍分付別將使典卒箕賈
邊應星等相對拔擊沙平院以下一路之賊而忠清
巡察使許頊兵使李沃駐軍於稷山安城之間遮蔽
東路以護糧道且以勦截竹山以下之賊而答慶義
兵尤多亦當有所統屬如竹山義兵則屬於洪季男
鎮川義兵陰城義兵忠州社倉義兵槐山報恩等處
義兵亦皆擇其中可任者分統責以勦擊其處之賊
而如有惰慢自便逗遛不進撓敗軍機者一切以軍法
從事則旬日之間人心齊奮士氣煩振賊平庶幾有
望矣聞忠清道義兵則受制於建義大將沈守慶故

本道巡察使以下不敢行其號令而守慶遠在牙山
軍機之事頃刻變遷策應之急瞬息難違往來宣
命於遠處豈能保其不失機會朝廷急速以此意
馳諭于建義大將使行其節制龍山倉火攻一策臣
亦料理已久故忠清水使丁傑近日率舟師往來於
龍山之下者有日又令京畿水使李賴及倡義使金
千鑑各率舟師以助聲勢又借火箭數十千天將
送于丁傑使之相機善處但龍山地勢江面有斷壠
倉在其內我軍若容易下陸為賊所掩則必至奔敗
故臣令丁傑等逐日耀兵使之牽掣賊兵而別令陸

軍乘夜後以進以試火策而將帥軍卒必須精鍊
敢進素諳地形之人然後乃可擊至今未試從當百
分詳審處置計料矣臣嘗觀兵書云攻堅則瑕者堅
攻瑕則堅者瑕故用兵之道先自敵人瑕而攻之則
堅者自解今賊之精兵盡聚城中法不可速攻而漢
江以南往來之寇則皆是羸兵疲卒輸運卜馱之賊
擊之易勝且水路自開城府到江率自江華渡通津
道路無阻而南方糧穀亦多饋餉甚易若以南方炮
手數千統於猛將從水路繞出賊後與我軍作為形
勢乘其不意直進勦擊蜂屯蟻難之寇豈能支吾漢

江以南之賊可一舉蕩盡則忠州以北賊路斷絕京
城之賊將不攻自潰如此然後大軍從後鼓行以進
與前軍合勢姑留其歸路而追擊之賊當隻騎不返
此甚今日之第一奇策前日頗言於在此 天將而
率皆武人廉疎莫肯念聽宋經略已到其處急以此
意傳告幸而見聽則非徒我國之幸亦天下之幸也
鄭希玄朴名賢等軍亦聞來到楊州令與高彥伯李
時言等連營以截東路而軍糧不繼京畿各邑及江
原道伊川平康安峽等邑些少之穀盡數括取以為
天兵之糧更無可措之勢惟此一事計無所出民間

無斗粟之儲而前日募粟事自太重今經半年尚無應募之人中流失舟一壺千金令嘗可計其多少亦乞朝廷急速講究得粟之策如無食則雖有精兵萬數許多計策而皆無可用矣此臣之日夜焦心不知所出者也

倭書上送狀

癸巳三月七日在東坡

倭書呈禮曹一封查將留置其處只為謄示故改書上送又忠清水使丁傑了倭書一道并為上送此乃事機之甚重者朝廷急速詳議指揮大槩倭奴之為此者情狀有三平壤見敗之後又敗於牽州精銳

幾盡今雖北道原州等賊來聚一城而天兵在後我國之軍多在南方歸路水使丁傑李蘋及金千鑑等各以舟師攢截江口高彥伯之軍連日血戰於城東我軍無所損失而賊兵多死所謂孤軍深入難善其歸黠虜固已破膽一也經年遠鬪兵疲意沮士卒思歸而光首不許故欲藉此而歸報聞伯得還其國二也欲以講和之言姑緩天兵而留待其兵之後至者添兵肆毒三也臣竊觀天將處置言語自前用兵之意未果而雜出於講解退兵之計今因此事其計益行故昨日臣與金命元同進查將之處欲

見意思所在查將以傷寒卧病辭謝不見夜間查將密遣家丁到臣所接處傳查將之言云病差則吾當親到倭所哄他先為圖出 王子其意欲令臣作答書與倭臣答云倭賊弱則詐和緩兵例也前於臨津及平壤之戰亦皆如此何可信聽而陷於奸計乎况老爺前於平壤已入城見倭而旋即用兵倭奴固已懷憤今不可親見必賊明矣至於作書本國於此賊有窮天極地之讐雖死豈有講和之理以此謝遣而今朝查將更招通事云今日病歇須通于元帥議政與之議事云未知所言如何大槩中國嚴於用

兵欲許貢退兵以息生靈之禍而在我国則大讐未復而兵力寡弱欲籍他兵以復故有此難處之事而近遠之間糧食匱竭軍民潰散則唯有可乘之機力戰之將勇銳之卒皆無可用之處事勢之急日甚一日極為痛迫

馳 啓王叅將欲送探漢南賊勢狀 同日

昨日王叅將貽書於臣欲遣南兵三十人從海路往探漢江以南之賊蓋緣忠清道義兵將李山謙來到開城於路上見唐人言先擊南路之賊則京城之寇自潰唐人入告叅將叅將即招山謙問計貽書於臣

臣答書極贊其計之妙又定軍官率軍人十名護送唐將與山謙偕行此計若行則京中之賊根本斷絕勢必難久大軍後後鼓進而諸軍四面蹴之則必能全勝極為喜幸王書及臣答書謄上送近觀天將所為只因南軍北軍未能和協大功遷延實在於此伏聞宋經略已到平壤云如蒙經略肯詔則實為今日恢復之第一策近日各處軍兵頗有奮勵勒賊之效而只以糧食不繼未能有為如天兵不時前進則以此軍糧除出餉士以收一戰之効勢不得不爾

馳 啓兩湖事勢危迫參酌處置狀

癸巳三月十日

坡在東

此處天將糧料大槩前已馳 啓今據曹判書李誠中分房曹判書朴忠侃所報米豆幾至四萬餘石 天兵糧餉稍可支吾至於馬草時方陸續輸運當初提督退兵非因糧之一事只緣碧蹄輕進蹉跎轉輾至此坐失機會真可痛心臣又有所慮者兩湖幸未盡經兵火頗緩於他道而自前年調度諸役皆出於此且李沈崔遠之軍中道潰散盡失糧資督運未已其他義兵官軍作弊侵徵割剥公私無有紀極

民力殫竭蓄儲蕩盡尤甚於被兵之處傳聞忠清道
黃澗永同清州等地四無人烟但聞風水之聲而自
忠州以上之賊殺掠甚於秋冬大抵賊雖因大軍在
西不即遽向而雄據京邑更事漢江以南乘其空虛
衝突於兩湖之境則將何以禦之假使棄城還歸而
糧盡之賊欲取郡邑餘穀以爲行資亂出搶掠勢所
宜有令南方之勢極爲危迫而 天兵支待軍糧盡
在於稷山之間其他糧草輸運來在路傍者已多爲
賊所掠不徒此也京畿郡縣初聞 天兵之至只以
支供爲急盡忘備賊之事右道各官守令如果川挖

川仁川富平南陽通津蓋數分之差使員棄其官
守盡率一境之人奔走諸處至如義兵聚合之人亦
稱 天兵支待運糧負草散軍獨處不復以討賊爲
心臣竊深憂之急速行移于京畿左巡察使成詠令
約束左道軍兵且傳通義兵合勢把截而往復遷延
已經旬朔前月十七日以後漢江以南賊勢愈盛抱
川衿川果川水原近處無不焚蕩人民駭散雖有全
羅兵使宣居怡居守禦城僅僅自保其他更無邀截
之軍加以軍食匱乏京畿郡邑些少之穀已爲竭取
無餘雖欲調兵禦賊而飢羸困頓朝夕將盡之民何

用於戰陣臣之初意曾已慮此故天兵糧料則只以南邊船運之穀益以唐糧數萬餘石庶幾支待而至於江原道京圻之穀則姑未盡取以為我國軍需此計未行令到無可奈何之地徒為罔措京圻左監司成詠才器劣弱識慮不長不足以當事於危迫之際近日處置未免疎漏左道之事尤甚可慮而顧難得人以代則亦不足以濟事故臣固未敢請遞朝廷更加商量處置忠清道牙山等處倉穀則本道巡察使許頊馳報內御史姜畿竭取轉輸更無餘儲極為可憚云臣意此處軍糧略已措辦兩湖之穀雖不可

不還而亦當稍存贏餘以備不虞之用似為便當若兩湖板蕩軍民潰散而不可復收賊兵乘虛掩其無備則國家根本之寄更在何地此等曲折更令該司十分商量處置

論軍糧民食狀

天兵退駐平壤後條陳軍中事宜狀

賑救飢民狀

並見本集

有 肯祇受後論碧蹄敗北緣由狀

今見李提督則深以我國軍兵善遁為戒碧蹄之戰

未知何將奔北卿其詳覈啓聞事本月初七日同副承旨成貼有旨書狀臣在東坡祗受臣觀於前世危亂之時必有一二將才而今時則絕之雖統率軍兵而部分不明約束不寧紛然雜糅有同趁市之人及其遇敵之際望風奔潰不可收拾國事之至此者不過因此而然耳加以軍不精練而將無撫循之素下多飢困而上無吮疽之患將卒之心不相合一何能使之赴蹈湯火乎近觀諸陣中惟高彥伯所率楊州之軍頗從彥伯指揮出入戰陣不避死生蓋緣彥伯平時頗得士心與同甘苦臨事約束堅明故如此

只恨其軍數少不能摧却大敵耳至於他將則誅殺軍士非不多而士卒益不用命以此知為將之道不專在於嚴酷也其日碧蹄之戰臣在坡州見天將初無彌令約束之事早朝高彥伯隨查將先進碧蹄斬殺倭賊甚多李贊率軍陣于前路十里餘及提督不意挺身獨出馳去欲親自體探不為戰備李贊聞提督之去從他路隨進未及合勢而天兵已為退來若於交戰之際我軍精銳數千從傍突出橫擊賊陣則似當不至於敗衄而未能為之若論其罪則李贊當之矣然此日之事天將自無彌令所致不但

罪在我軍其時臣猶在坡州而元帥金命元隨天將在後目見其事更當詳問慶之聞碧蹄之役各官出站下人及輸運糧草之人爭先呼號奔走擁塞前道與軍兵相雜俱退或多為賊所害者云大功不成遷延至此者實此日一戰為祟追思至今徒切痛惋馳啓我軍糧盡緣由且請寬恤遺民狀三明忠清道助防將洪寧男牒呈內陣中自備軍糧百餘石在新昌地山寺督運御史以天兵支持全數封閉他無餉士之路士皆潰散陽城之賊倍前鳩張而助防將處於賊兵要衝之地散軍獨在束手無策不

勝悶慮云云義僧將惟政牒報內於黃海道僧人慶募得軍糧若干石而檢察使御史盡數封閉軍人無路繼餉云云天兵糧餉雖重而若於未及進兵之前我國軍兵先為潰散使賊兵深入墜突於後則雖有大軍追到而何及於事乎凡事所當參詳彼此輕重之勢周遍處置然後可無狼狽之事而近日奉

命及該掌之官一諉於天兵之糧遠近公私之穀盡取錙銖無復餘儲倘餘官家所用及救民耕種之事已無可言至於本國軍糧全無辦出之計慶慶潰散無可奈何如江原道伊川平康鐵原安峽之穀既

無羸餘故防禦使李時言鄭希玄助防將朴名賢成川判官朴震男之軍雖自北道出來而逃散殆盡餘存者飢餓困極不可成軍而京城以東焚蕩殺掠之賊不可遮截矣李養所率之軍當初有三千六百餘名而京畿亦不酬應軍糧至於七八日盡為飢疫幾盡散亡死者三十餘人馬之倒損六百餘匹不復自立不得已附合於金羅巡察使之陣晚雖除出唐糧略略支給皆已病困面如藍鬼而為無用之軍矣漢江以南京畿左道之穀不計種子盡皆備數於天兵之糧而軍無可食舉皆潰散故賊兵敵出攻掠於

數百里之內殺掠無數而無一人出禦左道不可為矣忠清道沿路一帶必須嚴兵把截要害且戰且守然後可以禦賊而如洪季勇者亦以無食散軍則他何可望今日事勢潰裂百出首尾心腹不相顧護可為寒心切骨傳聞黃海道以及江華等處括粟之令急於星火軍官無識之輩遍歷閭閻雖無斗升之米而勒定責出呼哭盈路不可忍聞云此亦雖出於不得已當此民心潰散之際亦當少有斟酌使公私兩濟如其自願募納者外飢民下戶少加寬恤以示國家愛民之意則所失不多而為益甚大敢乞朝

廷十分叅詳指揮母令有難處之患

賊中出來書封上送狀癸巳三月十六日在東坡

節到付倡義使金千鑑水使丁傑李蘋等本月十四日成貼馳報內守門將李盡忠黃廷璣孽族安鐸一時十三日入送賊中當日午時持書還出來言內與安鐸等自大古介經藥田前路至青坡石橋下從橋下川邊之路越川過十餘家至一家乃賊將清正所在之處見清正者年可三十與兩 王子共坐堂中盡忠就拜 王子前俯伏而哭 王子亦哭清正再三四顧有不豫之色 王子即止哭問西閥消息

清正使譯者問曰遠來危地無乃為苦譯者乃前曰叛國沙火同之弟云賊將指二 王子曰公見王子肌膚顏色如何少無羸瘠可知吾厚待也且曰講和之事何以為之速示可否則欲決行止今欲向關西而以講和一事迄今遲滯何以遷延無黑白乎今者日本開白發諸島之兵朝暮渡海八驅朝鮮直擣中原則悔無所及何不速為之處盡忠答曰目令天將率百萬之師與本國報讐之兵振旅而來日本能戰則戰非所知也但講和之事我國難擅故稟於天將天將稟於天子往來稟命之際動以旬月

豈能速決賊將笑曰然仍與盡忠等對飯行酒三杯
然後乃召黃廷璣父子及李瑛各自異處而來亦行
酒三杯曰朝鮮上官今來于此公等相與傳言上官
告于大將前轉報 大將速定和議可也俄而賊將
曰我有不得已入京事公等共坐于此以待吾還遂
出去諸卒下之倭縵立帳外而守之 王子及三人
共坐燈下各道辛苦之狀慘不忍聞 王子身著毛
段道袍頭戴毛冠貂皮耳掩曰我常著白衣而今日
則倭將逼令改著華服固辭則怒曰君欲著陋服示
我薄待之意於來使乎云云故著之矣臨海君舉冠

露額指瘡痕曰上來之時中路賊將持棒亂打傷破
之處也黃廷璣亦曰路中以我為知傳國寶所在之
處而不為指示無數歐打幾死得生李瑛則曰吾罵
賊不屈再三欲殺而止頑命不死辱國之恥其可忍
言云兩 王子欲乘賊將之出還入房中備書私簡
云還入一所寓處即是翼廊房也夜深賊將始歸直入
其房故三人及盡忠與從倭宿于別處翼普平明賊
將使人問訊朝食後因授送 天將之書及兩 王
子答書及諺書而皆不復相見因為出來自京江至
賊在之處十里之間處處橫屍人頭散亂臭穢難近

而賊倭踴踏而行云其李盡忠持來賊將送天將書適沈游擊來到求見故納于游擊不得上使又有行在所了無臣字長紙封書開見則三擄臣聯名之書而言多可駭痛憤莫甚所當即投火中而既已開見棄置不可並王子答書皆為上使事牒呈云云所謂王子書一封則上送三擄臣一書則外書行在所開拆而内外皆無臣字但云長溪君南兵使行護軍各署署而筆畫則似是黃赫所書既無臣字而言多可駭此則必是賊將費勤使為極為痛心故元書則不敢上送而其間事情則朝廷不容不

知故一依其樣謄書上送諺書則未來故移文推問矣臣等雖在此處而天將所為頗未聞知雖問於查將而亦未明言大槩以此舉止觀之則明有講和之意沈惟敬周弘謨既為進去十四日臣以看審全羅營出火事徃在坡州日暮時唐人四五十騎馳來問之則以為欲向京城云昨日又有指揮吳宗男者乃與黃應暘前日徃來之人自寶山持宋經略碑文回來見從事官辛慶晉語之曰係國糧草不敷而春耕已迫若過數十日百姓當糜爛俱盡賊若欲和退兵則不可不許其通貢而與之講條云因即馳去臣

自前年以後屢與唐人相接察其言語而得其情事
只欲講解退兵以息兵禍為心雖知我國於此賊有
不共戴天之讐痛心切骨而不肯遽言其講解甚
用兵之意未為堅定蓋自碧蹄退軍之後無意於更
進臣為之日夜焦心痛骨而今此事勢又如此我國
雖欲竭力呼呼其可得乎尤可悶痛者我國財殫於
支給力竭於轉輸非徒京圻為然忠清金羅道無復
有可支之勢且奉使督運之官多是年少不經事之
人一諉於 天兵支待之急竭取公私之儲無復餘
力而盡散官軍義兵不復以把守為心故自漢江以

南以及忠州之界一擇空虛而賊兵方四出搶掠逐
日不已南方事勢益危急臣本以庸劣無狀冒此
重任徒以文移催督而軍兵一散之後難可復合且
到處倉穀無餘其僅得收聚者亦皆盡入於 天兵
之糧 啓聞其數以示唐將不敢他用此外更無可
措之策若非 朝廷深惟彼此之勢早賜指揮則如
臣愚劣雖萬被誅難免誤事之罪至於和戰二策乃
是 國家存亡所係假使事勢極難實出於不得已
之計 天將猶當與我國十分商確臨機善處而使
我不得與聞端緒尤為悶鬱卒盡忠入送事則金平

鑑等不稟於臣等而徑自為之事涉率爾而因此探知賊勢不至於大害故姑未深責

附金千鑑書狀

今三月初九日黃廷璣與倭賊出到江邊曲折段已曾馳啓為白置其後臨海君奴長世及黃赫孽族安鐸等賊倭一時逐日持書簡出來求和事一一馳報都體察使為白在累十二日臣與忠清水使丁傑京圻水使李贛領率諸船乘潮直上先使一紙書示不戰逍遙之意然後自蚕頭嶺下鼓笛振作雜以螺簫過西江抵黑石賊倭五六十列

立相望之處為白如乎已時長世等又與賊倭十餘名持書簡出來臣等詳問賊中情狀後略書面答付送為白遣欲探賊情虛實及兩君居處臣麾下守門將李盡忠從自願入送為有如乎同李盡忠十四日還來進告內矣身自大吉介經藥田前路至青坡石橋項後橋下川邊之路越過十餘家至一有銀杏樹大家乃賊將清正所在也引入外廊二食頃許方乃召入翼廊之內金屏紅氈羅帳錦帳極其盛飾見倭將清正者年可三十與兩王子共坐堂中盡忠就拜王子前王子問

主上寒暄訖清正以譯者問答而譯者迺叛國賊人沙火同之弟云賊將指 王子曰公見 王子肌膚顏色如何少無羸瘠可知吾厚待也且曰講和之事何以為之速示可否則欲決行止何以遷延無黑白乎日本關白發諸島之兵朝暮渡海八驅朝鮮直擣中原則悔無所及何不速為之慶乎答曰目今 天將率百萬之衆與本國報讎之兵振旅而來日本能戰則戰可也至於講和之事在於 天將非我國之所敢擅決也又曰冒險八來無迺為飢聊具薄饌於是童奴進食先賊將次

王子次盡忠相對而飯並行酒三杯而撤然後迺召黃廷璣父子及李瑛皆自異處而來亦行酒三杯曰朝鮮人來此公等相與傳言于此人使之告其大將轉報江南之將速定和議可也俄而賊將曰我有不得已入城中之事公等共坐于此以待吾還遂出去諸卒下之賊縵立帳外而守之 王子及三人共坐燈下各道辛苦之狀慘不忍聞

王子身著毛陵道袍頭戴毛冠具貂皮耳掩曰我常著白衣自欲和以來賊將措備衣冠今日勸令著之固辭則怒曰君欲著陋服示我薄待之意於

來使乎強令洗面改著云云且臨海君舉冠露額
指瘡痕曰上來時中路持捧亂打傷破處也黃廷
或亦云以我為知傳國寶所在之處而不為指示
於路上無數歐打幾死得生李璣則曰吾以罵賊
不屈再三欲殺而止頑命不死辱國之恥其何忍
言兩 王子欲書私簡先入房中夫人亦同在此
云夜深賊將始還盡忠與後倭宿于別處翼日食
後仍給附呈 天將之書及兩 王子答書並黃
廷璣等 行在所了無臣字長紙書一封仍與安
鐸及後倭等還出來同李盡忠持來之書改都體

察使慶皆為封送為白齊十五日已時前項長世
等復持賊將之書及兩 王子書簡出叢問答之
際 天將沈遊擊周遊擊謝相公三將率其家丁
二十三人乘舡直來于臣等泊舡處賊倭等望見
黃傘知 天將之至李盡忠亦答書傳給次下陸
時賊倭等盡忠親自入歸面告 天將來由於其
將亦為自去乙盡忠如其言入歸申時李盡忠持
倭書還出來 天將望見盡忠之還促令招見問
王子肥瘠何如答曰柴毀骨立又問賊中芻糧
何如曰糧之多少未可知但見其衆頰有飢色糧

乞可知而馬則只吃腐草瘦骨崢嶸死馬之棄路者無處無之無草可知又問賊兵多少曰未能詳知大槩觀其出入之倭皆疲殘無勇權挫可知矣天將曰知悉令通事金善慶傳言于賊曰俺等只聞有平行長不聞有清正今始知汝實獲得王子者也然則可速通書于俺等俺等受天子之命為大將軍非如前日往安邊之馮淑絃職卑之比也云云開諭八送天將仍宿舟中當日夜時天將令角行船臣等領率舟師一時隨行至西江賊倭騎步者如前列立觀望為白如乎午時賊將將以宿云云

平行長玄蘇世俊等出來天將則下陸不冬為白遣使通事及家丁傳語且以書辭往復其間秘密之意不能詳知為白齊又有清正所使之倭三十餘名與前項安鐸等出來天將又書答書附送于清正而皆以秘密為之不得參見為白齊天將仍泊西江臣與丁傑李巍領舟師護衛天

懲毖錄卷之十

憲密錄卷之十一

辰巳錄

有旨極受後仍論行間以離賊黨事宜狀

同日

本月初九日同副承旨成貼有旨書狀臣在東坡
極受昨日申時舟師將金千鑑等又送王子書二
道及別錄一紙故監封上送別錄則似是黃赫所書
而清平兩賊互相猜阻此亦行間以離其黨之時適
沈遊擊於昨日午時自開城府馳來臣已略書多為
之間以離其黨之意以送而沈略見查將于其幕忽

忽過去故不得相見問其意思如何大抵自古夷狄最為無厭豈有和好得成之理况我與此賊有不共戴天之讐雖死而豈可與之講解臣又觀賊謀甚為難測數日來散出搶掠未已不無欲以此故緩我師與天兵而益逞兇毒之計臣日夜焦心而制在天將末如之何今此有旨辭緣詳審奉行後更為馳啓計料

軍人等軍功論賞狀

癸巳三月十九
在東坡

臣近觀京圻及各處官軍義兵太半潰散其幸未散者亦緣飢餓無食不能成軍故不復以捕賊為心極

為可痛且以自前軍功或不趁時施行因多缺望之心臣悶其如此自近日凡有軍功者即時成給考功帖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斬賊幾級後日憑考論賞云云而著署踏印給之軍心頗為喜悅不無激勸之意矣高陽有義兵將宣傳官李山輝者所率之軍亦以無食散去已久臣招來少資軍糧數石使之伏兵於龍山等處連有斬獲如山輝者各別論賞以勸其餘宜當各處軍人所奪倭物除不得已上送憑驗表之物外其餘牛馬衣服等物則使之即給其人蓋軍食不敷既不能散給官糧則惟此一事可以少慰其

心俾無潰散之患矣高彥伯軍人盧松前後捕斬賊首甚多近日率軍百餘人出入於京城內外每戰先登勇膽出人臣成給空名奉事告身其後戰功尤著朝廷亦量宜行賞使之激勸興起恐或無妨

沈遊擊自賊中出來狀 同日

昨日金至貴及本國通事金善慶等自龍山舟師到此沈游擊則取道江華直向開城又有吳宗道者亦自龍山馳過皆云向宋經畧所在 游擊不來見已而去責怒不已且謂譯官張翰等曰沈游擊所為我全不知之此意湏言於體察使云云臣問善

慶以游擊所為則云到舟招平行長與言而清正亦欲相見講和游擊不肯因以書字往來問答而秘不得見但聞游擊欲取稟於宋爺而定行長問還期則游擊以來月初八日為限而還云又據京折水使李蘋馳報謄書周弘謨上提督書一紙其為講解似非虛語前日 下送榜文都元帥金命元則欲即八送于城中而臣意沈游擊方在其處萬一此書傳於賊中如清正者出示遊擊責其與行長等私約則恐天將大有愠怒而事有難處且此榜文大書踏印亦恐賊疑其行間而不為深信則反致敗事故姑未發

送觀勢處置計料臣自天兵退去之後興都元帥金命元相議約束於諸將使丁傑李蘋金千鑑等以舟師橫截於江口夜間乘潮以各陣所造龜舡載火炮攻破漢江浮橋使不得恣意往來而又令義兵李山輝朴惟仁及秋義使禹性傳精抄軍人三江高陽等處詳知地形之人細探賊勢然後欲圖龍山先破倉穀屯守之賊則餘賊自襄雖未知果能成事與否而諸陣則皆受指揮方謀進取適又有沈游擊往來之事軍心日解極為痛悶且自今日至來月初八日中間更有二十日其間各處軍馬坐食之費亦無

紀限而春盡夏來此後變故又安可預料臣晝夜憂慮不勝悶迫之至數日前得於道路聞金羅水使李舜臣邀擊出來倭船於金山浦近處又為勝捷多奪賊舡軍糧云公文未到時未知虛實而此言果實則賊方運糧於其處兜謀所在實為叵測而我國舟師適又挫破以挫其勢其幸實大緣係軍機先以所聞並達請各道經變郡邑聖廟位版各定士人奉守

以待事定狀

癸巳三月

亂離以後各官鄉校盡皆焚毀於兵火 聖廟鞠為茂草位版漂失不知所在處者甚多水原府 聖廟

位版亂初避寓於府地雙阜縣民家香火廢絕守直無人極可傷痛時方經費竭乏之際訓導雖不能差出而以本邑近處士人中有識者假以教授訓導之名專委守直 聖廟之事率其邑中士子時時瞻掃以待事定他邑有位版處並令依此施行則 聖廟不至於無休而一方人心庶或可慰請令該司惠速商議處置

馳 啓賊勢狀 癸巳三月二十二 日

近日賊勢大槩已具於各處馳報自今月初十日賊兵散出於東邊焚蕩殺戮於揚州抱川以及加平之

境李時言鄭希玄朴名賢高彦伯等或接戰或設伏射斬邀擊昨日臣軍官金善義都元帥軍官崔韻等及防禦使軍人僧軍等又為邀擊於松橋近處斬得十餘級西邊則自碧蹄退兵之後賊兵久不出入惟於迎曙等處往來刈草還入城中而倡義將朴惟仁秋義將尹先正義兵將李山輝等連日交戰所斬亦多首級之數已載於前日狀 啓矣賊兵雖似數多而我國被虜者居半官義諸軍不無爭先賈勇之氣頗勝於前日所患者軍食不敷僅得連命人馬困乏不堪馳突擊刺難以大捷惟此一事無善處之策當日

午時巡邊使李賚體探軍人馳報內賊兵已騎新院
近處先鋒及後軍連續出來云雖未必來犯坡州等
處而時方戒嚴待變

見賊陣出來 王子書仍與查將論賊勢狀

癸巳三月
二十四日

本月初七日臣聞黃指揮自江華來到將向坡州臣
與金命元同在路傍邀見問之則以為將往坡州
及王京城外體探賊勢及道路而來云午時有琴
連希稱名人持二 王子連名書及賊將清正與馮
相公小紙書以來推問則曰賊酋清正云在安邊時

唐將來到約和期在今月初十日欲通書問其來否
而無人可使 王子使連希及楊州被擄入其同時
出送云見其書則乃 王子與天將及我國將官
書近日賊勢日益可憂自南邊上來者甚多倡義使
金斗鑑生擒倭一名昨日送于此推問則曰日本大
上官今在明月屋三月間似有出來之報云云雖其
所言未必盡實亦不可謂無此理當初 天兵既失
機會使凶賊益生奸計而我國將士亦以 天兵同
進為諉遷延度日至於京圻左右道守令皆以 天兵
支待之事棄官奔走盡散軍兵專治輸運供給之事

至今未已漢江以南之賊日益熾盛連日焚蕩於梓川水原南陽之境還集之民又被殺戮南方之勢危急甚於西北而賊乃於此時求和豈其實情不過欲姑緩天兵而留待後軍以逞兜計極為寒心臣即又見查將探其意向則查將求王子書以看謂曰見王子之書不覺淚下將何以救出耶不如姑為許和出送王子然後徐為之圖未晚也况天時向暖此地多稻畦不便進兵奈何臣答云使賊直欲譖和退去其厚大矣況此賊實欲以此緩師而更逞凶計恐天朝與我國俱陷於賊術不可不察查將曰

然則計將安出臣答云有一奇策恐老爺不從耳查將固問之臣答曰若大兵進駐開城東坡以作形勢而使奇兵出於南方先擊道路之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則賊兵之在京城者道路斷絕必從東邊向龍津等處而走因使萬餘兵先陣於楊州蟹踰嶺間從後追蹤則賊必殲盡今日之計無踰於此查將擊節稱賞以手畫地指點形勢曰若然則賊必乞降之不暇而玉子可還矣假使不降將餓死俱盡且曰如此奇計何不早告吾將即報于提督宰相亦自作書通於提督及經略臣答云前亦屢發其端而未能悉意昨日

以此意已為狀 啓而今承老爺肯許此乃天也查
將方始釋然更不舉論講和之事即將 王子書馳
達于提督而其所自通之言則未知如何清正與馮
相公書留置不遣其意亦未知如何大槩觀塘將之
意南將北將全不和協昨日黃應暘之來查將大不
悅令臣等不發人馬亟止其行而臣辭以不敢今此
不送清正與馮之書亦恐同是一樣意思惟此一事
極為痛悶為我國不幸之甚古者兵交使其間
王子之書如此機闇極重何以處之可以合宜與否
非臣愚劣所敢料度 朝廷急速詳審善處毋失事

機宋經略出來與否急速傳諭以定人心

王游擊答書上送且使李山謙進去親論勦

擊漢南賊屯形勢於提督狀

癸巳三月二十六日

臣即見王游擊必迪答書其中有當事者有主和之
意我故難以專主之語又云具稟經略及提督批示
方可遵行其書監封上送從前 天將等已有議和
之端而不肯明言盖知我國痛心効骨於賊有寧死
不和之意故前日沈游擊往龍山時臣立於道左欲
見而托以行忙馳去其還又不由此直自江華而去
今又王游擊所言如此若不於經略提督處痛陳力

辯則將恐事機蹉失狼狽益甚而我國之事益無奈何不勝痛泣大槩倭奴雖憑據京城而其氣已衰若大軍卒掣其北而奇兵出於南道忠州以北一舉蕩滅則都城屯賊不待血刃而自潰此萬全之計可失之機事勢灼然只在目前而遲疑不決師老力竭臣觀李山謙者頗有才氣言說通暢且從南方而來方留南兵二十餘人於其營故此屢將官吳滋整主遊擊以下於其所陳事情頗有傾聽萬一提督及經略一言見施則為益不少山謙亦自願進去故使之速去臣前此已具呈文送于提督大意則已盡於其

文伏乞朝廷急速祈懇俾令大功有終

論勦擊南路賊屯事宜狀

同日

近來賊兵出於東西者只以焚掠民居掘取財物為心旋即還入且天兵方駐開城賊必不敢容易西下朴名賢鄭希玄則時方在此與高彥伯李時言等遮遏本道之賊大槩今日所患在於無食而不在于無軍有食則數千餘兵可數日召集雖不徵兵於遠道可以制敵矣大抵今日賊兵之所在只有京城與一路耳其他皆為我有臣之前日所陳欲使唐兵先從南道勦擊者真是可行之策此處天將如查總

兵王遊擊等亦深以臣言為是遊擊所遣體探南兵三十名方在振威李山謙之營見其賊勢易與亦欲勦擊使一兵同李山謙馳告於遊擊請兵數千臣聞此語亦即作書于王遊擊使之速決而時無回報未知見施與否大槩南將則務於進取只緣不能自擅難於決計誠可痛惜

馳 啓宣諭官李貴募稟辭緣及始留李貴為從事官狀
癸巳三月二十七日

宣諭官李貴牒呈內卑職去年十二月承宣諭之命及道閑據持空名帖徃黃海江原等道曉諭民間

收合升斗以助軍需納粟人等成冊上使事牒呈嘗初李貴以國寧方急隨力扶助之意出入民間周遍曉諭零瑣收合所得雜穀三百六十六石除已輸到開城府為 天兵糧餉外其餘則添補於我國軍餉俾免數日飢餓之患矣向前李貴於 天兵來駐開城之後各處糧草未及之際臣馳送于安峽伊川平康遂安等處運米豆三百餘石細折草三百餘石長草五千六百束來到以補其不足此後別無宣諭之事而臣所率從事官只一人凡十分遣檢督之際常患無人李貴姑留臣屢稱為從事官使之往來各慶

看檢糧草等事矣

馳 啓我軍勝捷狀

癸巳三月二十九日

兼三道防禦使李時言平安左防禦使鄭希玄京圻
防禦使高彥伯平安助防將朴名賢助戰將朴震男
等牒呈內道節制據三道防禦使約束合勢抄擇精
銳本月二十五日夜時蘆原坪三角山底牛串
洞等處潛師先送埋伏左右諸將而二十六日未明
時率大軍進陣樓院今井峴隱伏待夜辰時京城倭
賊不知其數出來蘆原牛串洞遍滿原野諸將等率
軍與前埋伏之軍左右相應一時馳突挾擊之際都

元帥軍巡邊使李賓軍義勝將惟政軍人自東繼至
合力搏擊射矢如雨賊徒驚潰敗遁諸將士卒爭先
賈勇追至京城十里許乘勝轉鬪多數射殺斬首四
十七級又本月二十七日倭賊多出焚蕩於水落山
等處高彥伯軍及僧軍等乘高發射賊之死傷者無
數皆扶載以歸但以衆寡不敵而賊在山下未能下
山斬獲而射殺則甚多有賊中出來之人到龍山舟
師言水落山倭賊中矢之多不下於前日幸州之戰
云今此一戰諸將合軍並力頗為近日大捷惟政之
軍亦頗精銳而同事僧義嚴自備軍糧使不匱乏近

日之戰每為先登賈勇賊必奔潰其功可嘉各別慶
賞以勸其餘

有旨抵受後自効狀

四月七日

前月二十八日右副承旨成貼以大臣受閫外之任
云云有旨書狀臣在東坡祗受臣本以至愚無狀
冒受重任於國韋板蕩之際其儕事辱國之狀固難
悉數況與賊俱生坐淹時日京都未復而專仰天
兵臣子之罪萬死猶輕蒙臣之區區愚意則不得不
達於君父之前正月二十八日李提督自坡州欲
退東坡臣與元帥金命元戶曹判書李誠中分戶曹

判書朴忠侃接待使李德馨運糧使權徵京圻觀寨
使李廷馨等同進廷辨於大將幕次問其退兵之由
提督始辭不見但云此處不便駐軍姑退東坡留一
二日休兵更進臣等以為大軍一退機關甚重人聽
驚惑將許多曲折移時爭辨最後提督出立幕前諸
將環侍臣等進於其前或立辨或扣頭泣請提督反
覆以少退更進之意論解不已至出奏本見示臣
手指奏本中若干語辨爭不已大將張世爵至於
發怒以足蹴迫通事使之速退臣等不得已皆各掩
泣而退右相俞泓亦追到請之而不得其後欲自東

坡退開城臣等叩心拊膺進退恩請者不記其數提督不得已給臣等曰兵馬不可露處姑退開城我則當留駐此慶臣等纔出牆外而提督跨馬馳去臣等雖立於路傍相顧駭歎而無如之何及還開城父留之時則講和之說尚未發端故臣只以登時進兵之意隨事祈懇而其時大軍既退而坡州東坡等處人心動搖臣來在東坡提督至欲移擅慄李賈之軍皆退臨津接待使李德馨韓應寅等陳其不可提督令問於臣臣即遣從事官辛慶晉作書力陳坡州不可不守而其時臣在東坡金命元在坡州急於鎮定人

心而提督之退兵平壤又出於不意故臣等未及馳去請止自此以後天兵久留不還而查將獨留東坡不肯明言事情日遣金志貴往來於龍山等處取見王子書及據臣等書簡傳報提督臣慮其更有如平壤講解之事屢與金命元同見查將問其緣由則查將不言實狀只以大軍前進必期勦滅之言慰答而觀其辭色揣其所為則多有可疑者一日臣直問提督之意如何則查將始以先為圖出王子後當進兵為言臣極力辨正其言甚多查將猶以王子為諉臣不得已據大義攻破其說曰本國於倭賊

有廟社之讐不可共戴一天圖出王子雖甚切迫而亦是第二件事既而聞沈游擊之來其日臣方以點視粮草往在德津壇即遣從事官辛慶晉書小帖呈於道中勸令進兵臣追到欲與面辨則游擊已在路中馬上舉手遙止不為相見但語通事曰求見之意則吾已知之仍為馳去其還不由東坡直自龍山從水路以去臣雖皆鄙無狀亦有人心豈有徒聞譁和之說而甘心俯首不為一言相及之理乎其後又聞開城留駐諸將中惟南將王必迪頗主用兵前後作書陳策請遣精兵繞出南路先擊漢南之賊以

斷賊路王必迪亦以其計為然同義兵將李山謙發遣炮手三十人往探道路其兵猶在振威而臣又作呈文馳送于平壤使李德馨等惶懼於提督臣之瑣力微誠固已極盡無餘而於事無補臣罪當誅尚復何言但天兵進退和戰制在經略與提督而提督在此之時既不言和議退兵之後又在數百里之外在此查總兵以下又非主斷之將而至今諱其實每以行計用兵為言臣雖欲碎首爭辯而其路無由故只得詳具此間聞見事狀盡達於朝廷請急時區處區區妄料惟欲使朝廷早聞曲折而致力於大

將及經略所在之處以濟大計而已至於賊中出來
王子書及據臣賊首文字臣亦見之其間固多有駭
痛切骨之事而自古戰陣之間彼事情關於機關
者朝廷不得聞知而失於酬應以至誤事者甚多
故臣與金命元反覆詳議不得不達而又難直達或
謄書上送或送於備邊司以備參考處置而不知其
陷於輕朝辱國之罪此則迷臣昏謬輕妄料事不
審之致罪何所逃大抵國事如此臣死已晚策勵疲鈍
死於干戈臣之榮也近日各處軍民亦有死之心無
生之氣臣未嘗不約束諸將期於死戰自城東西

逐日血戰不敢以天兵和戰之說而有所撓惑惟
其食盡兵疲不能一決於數日之間以重君父之
憂臣之罪狀萬死猶輕國事至急閫外重任不可以
負罪無狀之臣因循冒處使三軍之氣索然而諸將
無復有稟畏之勢請亟下有司以正刑章而擇授可
堪之人枚拾萬一以濟時艱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臣不勝惶恐涕泣之至

馳 踏 靖陵賊變狀四月九日

本月初八日二更提督自安城到開城府臣翌日與
都元帥金命元自東坡馳來到提督下處問安則提

督即時改服出立廳上招臣等詣前行禮問慰頗致
慇懃且曰沈游擊雖在龍山倭賊狡詐豈可憑信吾
自有定計願勿疑慮臣陳其進兵之意提督曰此事
不可煩說吾當處置且云今已日晚明日并會商量
又云南兵千餘明日當先進馬山臣等致謝而出臣
又別具呈文極陳乘時討滅不可講解之意且押送
城中逃來兒童二十口使之極陳近日賊勢孤弱之
狀臣等既出提督即出牌文催促後來劉綎兵馬似
是用兵之意而未可的知欲待明日更與諸臣極力
祈懇適見京圻都事沈克明持左監司成詔報狀而

來宣靖陵賊禍至於此極臣子所不忍聞臣等痛
心効骨求死不得即立於提督門外相與涕泣號慟
陳此賊狀提督亦加驚歎取見報來文書臣等與在
此諸臣退來滿月堂前南望號慟俄而提督出牌文
問我國軍兵駐劄何地明白開報以便分布臣即於
小紙書各處軍馬所在以送而臣等馳向東坡坡州
欲更為奉審以知實狀馳啓計料此賊亮逆極天
罔極之禍上及陵寢而不能殲滅至今與賊俱生
臣子之罪萬死猶輕緣由為先馳 啓

馳 啓提督所為狀 四月十二日

臣等再昨面見提督提督明示進兵之意且言明日當先送南方炮手于臨津及坡州臣等不勝喜幸意有庶幾之望然且難恃退而呈文極陳和戰利害則提督亦以其言為是至於遂段批示今日查總兵密遣通事申應冲言於臣曰沈雖往來龍山而獨不見平壤之事乎湏勿傳播此意亦須放心勿為用慮可也且遣毋游擊率兵探視東邊道路若將進兵之為者即刻見倡義使金千鑑馳報謄書狀 啓之辭則似專出於講解况惄莫測頭緒臣等前夜因 陵寢之變號泣提督門外提督密使通事附耳分付云兵機

不可漏洩今但言 天將欲為講解使賊聞此言而已切不可言用兵此意陪臣何不知而輕率如此乎云云而然臣等所料則終有所不可測知者恐是以此慰解臣等而實主於講解尤為悶痛萬一賊兵退歸則臣前日已令京圻忠清等道糾合官義之兵相機勦擊而近日又送義勇隊及軍官李忠韓士立申明金克忠等分道設伏於漢江以南更為約束於此處諸將使之觀勢進勦毋失機會

近日京城東西捕賊形止必具於都元帥狀 啓矣

馳 啓捷報狀 四月十一日

本月初九日高彥伯伏兵軍官李克一盧松白雲世等率軍二百餘名並朴名賢體探軍七人遇賊於東小門外沙閭里賊兵幾二千餘我軍突出交戰賊奔潰高彥伯軍人所斬十七級朴名賢軍斬一級賊中矢顛仆者不計其數將大捷而軍士飢困已甚不能馳逐而還俄而賊衆從後大至若如前圍抱則我軍飢甚幾不能自脫而賊望見不敢前進故得無事遷陣亦無一人死傷極為喜幸惟是軍糧不敷只以天兵糧或田米或水濕腐朽之米日給人一升七合軍士受糧之後亦與其妻子飢餓者分食故終日僅

食米半升而猶不能給菜色蒼面氣力全無雖有奮勇討賊之心而其路無由極為痛迫固知所處

請李箕賓依律定罪狀 同日

臣於本月初九日夜因京畿左監司成泳所報 宣靖陵賊變不勝痛哭之至即馳到坡州與金命元等相議遣臣軍官李弘國率自募軍十名由楊州取路進去奉審而 獻陵亦與賊陣所在坊近亦未知如何并令奉審來告事馳送矣廣州一邑自前年邊彥榜敗軍之後人民散盡守令奔竄已為空虛之地今此陵寢之變不知出於何時臣前者約束諸將使之各

守其處把截勦捕廣州牧使李箕賓則令率廣州龍仁軍及召募官金琢俞大進之軍與利川府使邊應星相倚在賊路之左勦擊沙坪院穿峴金嶺等處之賊又令金浦通津果川衿川等處之軍別為定將與箕賓相對合力互相挾擊事再三丁寧申勅矣其後助防將邊應星連次馳報內李箕賓遠在南陽水原之境臣極為駭愕而未省其故其後李箕賓牒報內因左監司成泳節制與俞沃同在南陽云此不過避亂趁歇要遠賊路棄其官守寄在他處無意討賊而事急則將浮海入于江華情狀極為痛心若使箕賓仍在

其處糾合軍兵多船瞭望設伏逐日力戰如往日高彥伯奉獲康泰陵之事則君親泉壤之禍庶或可救而畏死巧避全付賊手使變生此其為罪狀死固難贖大抵近來紀律渙散號令多問弊習已痼極難整頓左監司成泳近來處事大段疎濶無以收拾一方臣前者已陳此意而朝廷尚不處置若箕賓之事又果出於成泳節制則其為顛錯益甚矣李箕賓則臣已令捉來欲為究問按法若陵寢之變出於箕賓赴任之後則其罪益重似當專鞠依律以警人臣不憚君父之罪

馳 啓周參將往入賊陣緣田又慶尚道倭賊

添來狀

同日

臣昨日往坡州與權慄約束軍事日暝有周參將弘謨旗牌朱朝元率三百餘人以鼓吹前導而至臣令從軍官柳熙緒李貴等問安且問去處則答以欲向京城迎來 王子及被擄諸臣云俄而令擺撥兒宋後漢出語云旗牌至此陪臣湏八扣頭行禮臣答以旗牌扣頭所不敢辭但此乃往于倭營之旗牌生等何湏先為叩頭且倭賊有不共戴天之讐本國則萬無許和之理尤不可扣頭承命參將大怒促之不已臣

終不入則因又出示經略牌文其中一欵云朝鮮國興倭賊固為不共戴天然今已乞貢請降姑且聽候本部報復啓纍者斬云臣等不勝痛惋語之曰觀此牌文是欲我兵不殺倭賊寧有是理尤不可承命及覆爭辯終不叩頭而退又為呈文於提督則每以軍機難泄勿為焦心等語慰解且推托於經略其為痛迫不可形言大槩沈游擊入賊中而不還者今已六七日其事極為荒唐而凡百舉措全不使我人聞知以此其間曲折不得與聞賊謀難測遲延時月狼狽日甚雖提督向臣等所言如此而亦難可憑即刻慶

尚左監司韓孝純四月初三日成貼牒呈內近日東
菜金山賊勢比前大異前則往來之舡多不過三十隻今則不知其數來泊者至於再此賊情所在極
為叵測云賊兵添來之言雖不可知其虛實而時方
風和寃賊逞計萬端豈無此憂所當登時急擊以奪
其氣而天將屢置難出於和戰之計屢失機會尤
為痛心近日分遣精兵力圖龍山等處之賊且遣別
軍于漢江以南頗有斬獲而龍山則因沈游擊方在
其處諸將未敢輕易下手今見牌丈辭緣益深痛惋
一馳啓募得忠勇人移安靖陵遂奏狀曰

十六日

本月初十日令臣軍官守門將李弘國率自募牙兵
十名奉審宣靖陵及獻陵矣十五日弘國還來
手本內道傳令據寧牙兵禮賓寺奴朴獮衛將所奴
李大成司畜署奴尹孝閔奉常寺奴金檢興私奴張
許美議政府奴李千福馬山驛奴李許弄良人千守
西學奴金業龍私奴李金等十名由坡州蟹踰嶺過
楊州邑內十二日夕到充任乘小舡沿江流下三更
到楮子島無等岩下舟入靖陵則隧道掘取處深
布帛尺十五尺許廣七尺許弘國與李大成尹孝閔

下入坎中夜暗不能詳視以手探審則祿戾似若移在於玄宮外掘土墳中無他別物隧內瓦礫積置奉審後遷出陵近處衣服片片腐朽棄置觸手破碎一一拾埋置于禿任里以憑後考又自靖陵詣宣陵奉審則大王陵隧道前掘取處深七尺許廣五尺許坎中別無他物隧內築灰外設薄板幾盡火燒餘存只有數片王后陵隧道前掘取處深六尺許廣四尺許板子亦為火燒灰隔則仍存兩位陵則并不犯玄宮獻陵則夜已將曙賊陣至近未及奉審而來云禍變至此臣子所不忍言五內崩

裂因知所措臣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標相議或言仍為奉安於外梓宮以土塞穴徐待事定為便或言竊負以出從舡路移安於水上揚根等地稍遠賊禍為宜臣等以此兩條反覆詳量賊兵時方留在沙坪及奉恩寺等處而三田渡箭串之間逐日出沒或奉遷之際短夜易明中路遇賊則其為變故尤不可言故謹令權標營中畧備精繫新余油毡等物欲乘夜入送但賊陣距陵所至近必得勇銳之士忠敢之人然後可以冒死入去臣等又尋迹訪問則有倡義使中衛將朴惟仁臣軍官前萬戶金克忠等應募

請行并前去李弘國及牙兵十名又加得自募之人
發送計料但此事極重所當先稟朝廷處置而
玄宮暴露三日之間又不知更有何事不得已先令
朴惟仁等八人去更為奉審十分觀勢處置矣臣聞此
變故心精散亂扣地號天荒亂之中恐致錯誤尤不
勝悶迫之至朝廷急速善處

馳 啓提督所為狀 同日

臣等前在坡州不參旗牌事大驚曰為狀 啓其日
周參將稟帖於提督六陪臣等執迷不悟不知久遠之
慮不參旗牌恐前途有攔截之事乞老爺召諭提督
則與我同行龍山命元答曰俺在此亦有所任豈可
因口傳客易出去若有提督之命則必有文書願出
示之其人曰別無文書提督分付如此強欲同去而
命元終不敢去其人不得已獨向龍山日暮臣等同
詣開城府提督門外請罪辭謝提督始怒不見臣等
兩立半餉提督始為出見令臣等升堂行禮問其緣
由臣答云本國於倭賊有不共戴天之讐萬世必報

之怨方欲倚賴 天兵前進殺賊不期牌文內有報復啓釁者斬生等不勝驚痛若叩頭承受則即當傳令各處將官遵行約束更不以討賊為心故事勢閼迫欲更稟老爺以聽裁處倉卒失於叅禮罪無所逃提督低聲答之曰此乃宋侍郎牌文不關我事牌文則何可拜受只旗牌則不可不拜臣答以失禮惶恐但與倭賊講和之事痛心功骨故難於承受云云則提督出示經略文字指點其中數語甚有不樂之色以為講和非我所為此意陪臣知之因論擊賊之策更招接待使韓應寅李德馨與之同立言論臨出于

督云宋侍郎不無聞此之理明日須略具曲折書稟帖而來臣等翌日又為呈文力言與倭和親必陷術中沈游擊久不還歸竊深危之當急時進兵云云則提督答云知道臣等仍辭退少坐外處提督出示宋侍郎牌文其中有前日倭將處遣使時朝鮮李判書暗設奸計不以舟隻待候致令不及於初八日之限究問等語仍云經略所言如此陪臣見此則可知事不由我矣臣等還向東坡中道有持旗牌者馳到招臣驅迫之急甚於星火到青郊驛前又有一人馳來令臣還去臣不知何事既而接待使從事官黃沂來

到得聞其由則以為有千總一人言於提督云周弘謨向龍山時中路船隻故不整齊以防和事提督大怒以為事出於臣急遣旗牌捉臣而來曰當痛杖四十棍撤兵還歸俄而聞其言非是重杖千總而令臣還去云大槩提督以下既專主譁解知本國人心痛憤於和議不敢直說互相推諭而猶慮中間因臣等擋阻其事不成隨處發怒氣象施措全不如前日事之難處甚於前如臣愚劣徒為悶痛不知所出而遷延時日已到風和前頭之事又未知稅駕之所即刻忠清水使丁傑等馳報內謝相公周游擊徐相公

等率家丁二十名十五日辰時到黑石江先送小舟通諭于賊中至申時倭賊全不出迎但見騎馬之賊多數出來向內路 天使傳令諸船小終書送云今倭奴不來迎接 天使無禮之甚可分付大小舡盡將各項大小器藏置停當若倭奴無禮我等以火器攻之此事要緊要緊傳令寧海報倭賊凶遂至於此極痛憤功齒未知天將更何以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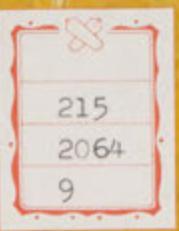
請遠懇請於經略以圖進兵狀

四月十九日

臣將兵部牌文謄書上送提督今此舉措每以為非其本意出於經畧指揮勢難自由以此為辭今雖懇

請於提督而勢無所益臣前日呈文云將在軍君令
有所不受苟有可乘之機豈能千里請戰提督不答
其意可知大槩主張之權在於經畧故得以此為言
且牌文內有候本部議處之語似有可議之端 朝
廷急速恩請於經畧庶有萬分可望痛迫之中更為
陳述

憲政錄卷之十一



215
2064
9